

明紀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蘇書局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明紀序

克家先大父工部公書本

欽定明史明史稿及諸家記載撰次明一代之事爲明紀未及成而卒紀用編年體起元至正十一年絕筆於莊烈帝崇禎元年自是至三王事皆未具又嘗欲撥其大端著論以見意亦未暇以爲顧其略時見於彙本克家懼遺緒之遂泯續而爲之其爲論多采前人名言不足則附以己意斷與著書之指不悖書既成復謹案兼采諸書著其所以去取作攷異若干卷乃推本先大父之意而言曰於戲自古有國家者曷嘗不監於勝國哉周書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而司馬遷論秦六國事亦引荀況法後王之言夫況所稱後王固當謂近世致治之主非暴秦比然秦暴而顛亦王者之炯鑒況明之傳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風俗皆有可觀者歟且夫加禮前代書法必公

聖朝之事也撰述往事以昭法戒儒生之責也我

朝代明在明社既覆之後於事無所嫌諱又於惠帝莊烈帝皆爲追證而旌其殉國諸臣是非褒貶洵可服當時而垂萬世矣而承學之士綴輯舊聞間有論著非冗則疎求其無野史猥雜之譏得古人攷鏡之意勒成一書仰資

咸治蓋皆未之逮也惟我先大父殫數十年之力以有是編克家兢兢繕完弗敢失墜今書幸成庶幾上備

聖天子乙夜之觀覽於

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

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為正史音書以後或奉敕或表上或詔取皆官書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鑑曰紀鑑始温公資治通鑑李燾長編亦皆官書繼之者如陳王薛諸家頗不盡然迨國朝康熙乾隆中

御批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

御批通鑑綱目三編先後頒行惟

欽定明鑑未出而鑑之為官書亦幾與正史等故一時學者於畢氏續通鑑頗有異議錢竹汀詹事與馮鷲庭編修書拒不作序意固有所稱馮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為得體亦良是其謂古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人自序而所援止馬班沈李紀傳之例偏而不舉知其為通詞也至紀則創自荀氏亦受詔為之袁氏以下有年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類多私家著述非通鑑之比矣元和陳工部稽亭先生學宗宋儒以躬行實踐為歸貧而樂道官曹部不受印結費同時顧南雅通政亦以理學名書以禪語題其齋先生曰有意為之邪無意為之邪通政翼然立撤之著桂門初續稿六帙中多吾鄉發潛闡幽之作桂芬見輯郡志以其言必能傳信撫錄頗多而先生一生精力所注則在明紀一書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稿此外說部野史間有采摭必旁證覈實而後著之凡新異詭誕之說置不錄於二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故瞭如秩如不愧良史攷荀紀在班後排比班書小有增損移易袁紀在范前綴會謝承張珪等書自出鑿裁是書體例一如荀紀而荀紀奉詔袁紀自撰則又與袁紀同也昔人嘗言荀氏論多純正袁氏論多放縱先生書雖不加論斷而決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不敢放縱人品心術亦於此可見宋龔頤正書續温公稽古錄論者謂頤正非端士故持論不及温公是史才有出於三長之外者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十卷先生手

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卒文孫中書克家續成者八卷謹嚴一秉先生之式恭攷

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號而唐桂二王則別綴書後顯示區別與楊氏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並列者不同今於福王平書於唐桂低一格正合輯覽微旨中書尋入張忠武幕府與庚申之難孤惟職肅遺書待母避海上族人欲攫其書惟職窘甚謀於中書故人吳平齋觀察以若干金贖之書始完無何蘇州書局補刻通鑑續通鑑既竣觀察以其間言於前撫軍豐順丁公曰若刻是書即兩漢紀序所謂網繆上下數千年間優尋相接其嘉惠後學非刻一書一集之比者也總校俞蔭甫編修亦憇惠之遂開雕隴年書成今撫軍南皮張公謂先生於桂芬為鄉先哲宜為之序桂芬不敢援錢詹事以為辭而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則猶是詹事之意云

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馮桂芬序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二十二年壬辰太祖始
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春詔于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
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卷第二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
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三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詔洪
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詔洪
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五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詔洪
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詔洪
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卷第七

惠帝紀一 起建文元年己卯詔建
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詔永
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詔永
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卷第十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詔永
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卷第十一

仁宗紀一 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
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一 起宣德元年丙午詔宣
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詔正
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詔正統
二十四年己巳凡十六年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詔景
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詔景
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一 起天順元年丁丑詔天
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詔成
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詔成
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卷第二十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詔成
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卷第二十一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詔弘
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二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詔弘
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卷第二十三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詔弘
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四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詔正
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五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詔正
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卷第二十六

武宗紀三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卷第二十七

武宗紀四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

世宗紀一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

世宗紀二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

世宗紀三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

世宗紀四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二

世宗紀五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世宗紀六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

世宗紀七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

世宗紀八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

世宗紀九嘉靖四十四年丙寅訖嘉靖四十九年辛未凡六年

卷第三十七

穆宗紀一慶曆元年丁卯訖慶曆三年己巳凡三年

卷第三十八

穆宗紀二慶曆四年庚午訖慶曆六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三十九

神宗紀一嘉曆元年癸酉訖嘉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卷第四十

神宗紀二嘉曆六年戊寅訖嘉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一

神宗紀三嘉曆十一年癸未訖嘉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神宗紀四嘉曆十五年丁亥訖嘉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神宗紀五嘉曆二十年壬辰訖嘉曆二十四年丙申凡五年

卷第四十四

神宗紀六嘉曆二十四年丙申訖嘉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神宗紀七嘉曆二十八年庚子訖嘉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神宗紀八嘉曆三十三年乙巳訖嘉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神宗紀九嘉曆三十八年庚戌訖嘉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神宗紀十嘉曆四十二年甲寅訖嘉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卷第四十九

光宗紀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卷第五十

熹宗紀一啓天曆元年辛酉訖天曆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熹宗紀二啓天曆四年甲子訖天曆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福王始末

卷第五十九

唐王始末

卷第六十

桂王始末



明紀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篋

卸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一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

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

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

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

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

之鍾離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生其

夕室中有光燭天自是夜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

廓然人莫能測元至正四年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沒貧無所依入皇

覺寺為僧尋游食合肥歷光固汝穎諸州崎嶇三載復還寺其明年

台州方國珍倡亂海上時天下承平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又三

年穎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初樂城韓山童自祖

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

南江淮間愚民多信之福通與其黨復詭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嘗

主中國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有司捕之急福

通遂反陷穎州而山童為吏所得伏誅子林兒逃武安山中至正十

一年五月也福通據朱鼻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又被汝寧府息州

光州寨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彭大趙均用攻陷

徐州壽輝與鄒普勝亦以妖術聚眾為亂陷斷水縣及黃州路時所

在蓬起多以紅巾為號人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十月壽輝僭稱皇

帝即斷水為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定遠人郭子

興者家富饒任俠喜賓客見天下方亂散家貲與壯士相結

十二年春二月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

諸郡縣時太祖年二十五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

當舉大事乎再卜之吉太祖大喜閏二月甲戌朔入濠州門者疑為

謀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解縛與語留帳下為十夫長數從戰

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張氏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秋九月妻以所

撫馬公女是為孝慈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各

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繼而慧日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子興

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我日益離久之必為所制

子興不能從元右丞相脫脫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帥餘

眾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督數子

興禮之而易均用德崖等謂諸均用曰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

將軍也均用怒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德崖家將殺之時太祖方在淮

北聞難馳至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者呼兵以行太祖亦

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使人負以歸遂免冬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

圍濠州乃釋故憾共守

十三年春賈魯卒圍解大均用皆自稱王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

徐達湯和陸仲亨等率先歸附子興以太祖為鎮撫達濠人少有大

志長身高穎剛毅武勇與太祖一見語合時年二十二未幾大死子

早住領其眾夏五月濠州張士誠兵起有眾萬餘元以萬戶告身

招之不受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方國珍請降

於元浙東行省都事劉基言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誅無以懲後國

珍懼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冬十月元授國珍徽州路治中賈基

擅威福羈管紹興國珍愈橫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

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聞張家

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屬太祖借費聚往招之已定約其帥欲

他屬太祖復偕聚往計縛其帥收卒三千聚又招降寨把頭得八百

餘人

十四年太祖引兵趨定遠縣人毛麒扶令出降太祖喜留與飲食籌

軍事悉當意初定遠人繆大享糾義兵為元攻濠不克元兵潰大

亨獨以衆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橋瀾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事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陳以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以從 太祖略地至妙山馮國用與其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爲里中長者留軍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亂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士崩瓦解公據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 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鐵佛崗三汊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河諸寨徐達等破元兵於滁州瀾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銳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陳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 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翦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衆殺之得無貽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感心憚之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萬人就太祖於滁 子興至滁欲自王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子興乃已 子興中讒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興又欲奪李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 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還元兵尋大至太祖設伏瀾側令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遺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

寇戮良民元兵引去 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范常爲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紛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陷危苦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撫文忠爲子令從己姓 脫脫數敗士誠圍高郵據其外城城且下會元帝信讒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閒奮擊元兵潰走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戰范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命太祖統諸將鎮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等夷莫肯爲下乃秘子興徵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甃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甃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 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州饒道太祖率衆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和州李善長設伏敗之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款賊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爲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 二月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諸楊山夾河迎至亳僭稱皇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治宮闕以林兒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威文郁爲丞相福通及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遵道寵用專福通疾之命甲士擗殺遵道自爲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 孫德崖餓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至和德崖引去前營已發德崖留視後營而其軍與子興軍鬪多死者子興執德崖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爲德崖軍所執大驚立遣徐達往代太祖縱德崖還德崖軍釋太祖達亦獲免子興憾德崖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彊釋之邑邑不樂

三月發病卒歸葬滁州。韓林兒擄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敘子興子也。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即迎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祖謀渡江無舟楫初巢人俞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淵廖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夏五月遣通海開道歸太祖太祖大喜親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關馬場河諸險瀕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不得出會天大雨水深丈餘太祖喜曰天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陽遂擊海牙於峪溪口元兵驚樓船不利進退巢湖諸將皆長於水戰操舟若飛再戰再破元兵始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克也六月乙卯發江口廖永安舉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三天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蕩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諸將以和州鐵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即揭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萬戶納哈出總管斬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召陶安參幕府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又命馮國用典親兵李習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冠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民兵元帥陳瑛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衆攻城太祖遣

徐達等逆戰別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湯和流矢中左股拔矢復關與諸將破會瑛先并降其衆阿魯灰等引去俞通海等徇下諸屬縣攻蕪湖鄭遇霖戰死第遇春領其衆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又取溧水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等攻集慶路陳瑛先叛二人皆戰死瑛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衆屯方山康茂才移戍采石與海牙掎角以窺太平冬十二月壬子朔釋納哈出北歸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淮東鐵張士誠遣第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溧陽迎徐壽輝據之二月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居之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驍勇王銘等爲奇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突之遇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通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衛帳中悉屏舊人獨留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嬰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遁叱而射之遂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廢壞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丁酉徐達帥諸軍東攻鎮江顧成與勇士十人轉關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攻城拔之元守將段武平章定戰死是役也太祖數諸將不戢

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得解乃命達為大將丁寧遣之達號令明肅城中晏然以鎮江為江淮府沐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蓄義子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真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平安也攻下郡邑輒遣之偕諸將分守徐達之將發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元行臺侍御史秦從龍也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奉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即元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薦故温州教授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為喻既至留參密議日見親信元復以海道萬戶招方國珍國珍復降於元國珍初作亂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與敕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為盜從國珍者益眾夏六月乙丑鄧愈帥華高等徇廣德路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高奮擊大破之遂克其城以為廣興府使愈及邵成守之乙亥遣楊憲通好於張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感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等數十人皆為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鎮江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援達以敵狡而銳未

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為奇兵而自督軍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湯二將初郭天敘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為中書右丞已而太祖為平章政事天爵失職怨望久之謀不利於太祖謀死子興後遂絕有一女事太祖後為惠妃生蜀谷代三王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庚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冬十月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進圍常州不下十二月改江淮府為鎮江府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敗士誠將趙打虎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其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長興與太湖口與宣歙接壤為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三月乙亥朔改為長安州立系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費聚為副守之溫祥卿者多智數避亂來歸炳文引入幕府畫守禦計甚悉壬午徐達克常州丁亥以為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改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臨尋省京臨入永定以湯和為樞密院同僉守之常與士誠接壤閉謀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是役也郭興晝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賞林兒將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為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時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數與我兵戰為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亮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縛亮祖以見太祖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五月上元寧國句

容獻瑞麥。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寇長安州敗走。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吳良攻奪之，遂克江陰，命良為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窺覺，太祖諭良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備禦修飾，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賊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鬪，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戰，命帳下士被己甲督戰，敵以為通海也，不敢逼，徐解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劉福通率衆攻汴梁，分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鎮，守黃河義兵元帥田豐叛附於福通。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為德勝所禽，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德用江陰王逢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間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爾為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其將吏有差，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竟不食死。初，莫天祐聚衆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胡大海克徽州，元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海合擊，破走之。鄧愈薦休寧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輝路。康茂才取江陰，馬馱沙敗士誠，獲其樓船。九月，婺源州元帥汪同來降。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克，奔黃州，為麾下領兵元帥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政事。

閏九月，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入鳳翔，其黨走入蜀。冬十月，常遇春自銅陵攻池州，吳積馨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艦百餘，至復大敗之，執徐壽輝守將。初，張明鑑聚衆淮南，以青布為號，稱青軍，又以善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李羅普化招降之，以為義兵，元帥諭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揚州，屠居民以食，羅大亨言於太祖曰：「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鷲可用，無為他人得。」太祖命大亨急攻義兵千戶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顧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明鑑然之，遂降，得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為同僉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為淮海府，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十二月己丑，釋囚。徐壽輝將明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將還時，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并其軍，漢知之，走出峽，遇玉珍，為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曰：「機不可失，可分船為二，半貯糧歸沔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授玉珍蜀行省右丞。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夾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濟昌化，進攻淳安，夜襲洪元帥降，其衆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斬元守將鐵木兒不華。二月己巳，朔，毛貴據長蘆鎮，尋陷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搏霄於南皮，陷劄州犯灤州，略柳林，以偃大都，元帝徵四方兵入衛，讓欲還都，以避其鋒，大臣諫乃止。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初，石

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富民趙氏有隙遂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尋復為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為參政而遣元帥饒瑞成石牌及太祖取江陰瑞猶據石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絕三月己酉錄囚鄧愈李文忠會胡大海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丙辰克建德以為建安府尋曰建德府文忠守之楊完者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賊首淨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初巢湖諸將來歸獨趙普勝逸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將守而自據攸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遣熊天瑞守贛州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為龍嶺武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覘之其部曲徒舉不安而聲震文忠曰善即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五月劉福通攻下汴梁元守將竹貞遁遂迎韓林兒都焉李文忠進攻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民大悅張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達識帖睦爾在杭州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完者遂有杭州陳友諒將鄧克明等陷汀邵略杉關元汀州路總管陳友定禦之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冬十月壬申胡大海克蘭溪州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鑲道所由斷其鑲道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改曰建寧州尋復故楊國興以右翼元帥守之宜興既復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吳將呂珍與戰後舟不繼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水戰屢以舟師破士誠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為所囚十二月癸酉關先生等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遼陽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將往擊之命毛騏權理中書省事徐達留守應天常遇春等並從取再成爲前鋒屯縉雲

之黃龍山以遏敵衝命和州人王宗顯至婺州覬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是時元行省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宜孫聞婺被兵承制以胡深爲元帥帥車師由松溪來援太祖曰道隘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禽元帥季彌章深遁去德濟胡大海養子也元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武遣都事繼城請降癸未太祖駐兵城西城中人望見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甲申安慶開東門納兵元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戰死執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太祖入城發粟振貧民改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宗事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置中書分省於寧越府辟郡人吳沈許元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曰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命石抹厚孫爲書招宜孫宜孫不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戰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庚申胡大海克諸暨張士誠守將宵遁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爲諸全州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命寧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聘葉儀朱謙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樂鳳知諸全州事請州人

楊恆爲州學師，恆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胡大海移兵攻紹興，馮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勸命其弟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賊兵。時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方國珍謀於其下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衆以爲然。於是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燔糧敵江，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兵。吳良遣其弟積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衆，敵皆遁。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擊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間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毛貴之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故得據山東者二年，至是爲趙均用所殺。夏四月，俞通海攻樞陽水寨，大破之，趙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張士誠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浪灘，乘勝克分水。立樞密分院於寧越府，常遇春守之。時耿炳文守長安州，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留寧越，徇浙東。六月壬戌朔，還應天，以寧越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猶賊，不可信，不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師遂還，人服其威信。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察罕之師，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壘城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

騎開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察罕。徐達進攻安慶，與張德勝自無爲陸行，夜掩浮山寨，走普勝，將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逐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鎮池州。常遇春移兵圍衢州，以奇兵突入南門，環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馮浩赴水死，改衢州路爲龍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濬濠，置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捷之，市，遇春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捷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毀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馬宣江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啗普勝客使潛入友諒軍間，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銜之，疑其貳於己，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即殺普勝，并其軍。張士誠兵奄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士誠奪氣。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冬十月，遣博士真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第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國珍各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俞廷玉卒於安慶軍中。耿再成侵處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鎮撫陳仲真拒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大破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宜孫戰敗，與琛及童盜走建寧，處州遂下，琛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降。太祖素知琛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尋爲處州府。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既而友諒居江州，壽輝遽自漢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迎壽輝

入即閉城悉殺其所部遂以江州為都奉壽輝以居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李善長等薦劉基宋濂葉琛童盜命處州總制孫炎招之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降劉基不就徵孫炎使再往基遺炎寶劍炎作詩以為劍當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二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童盜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必為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阮其人過半太祖不憚悉縱遺餘眾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傳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以巨舟乘漲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辰朔城陷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盡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櫓兼射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瑗鼎亦抗罵死方戰之急也雲妻邵氏祭家廟擊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邵氏赴水死侍兒孫氏蹙之抱兒行被掠至江州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過瀆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太祖所友諒既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挾鐵搗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

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令康茂才以書給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為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友諒聞茂才為內應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大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石灰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環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虞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知為所給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士卒競奮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廖永安張德勝摩諸將奮擊友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落湖焚其舟俞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采石大戰張德勝歿於陳王銘突敵陳敵鐵槊刺銘傷頰銘三出入殺傷過當馮勝合諸軍蹙之友諒復大敗遂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信州以為廣信府時信方絕糧或勸大海還師大海曰此閩楚襟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隄留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為苦大海言於太祖己之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六月更築太平城石抹宜孫自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壬子攻慶元為取再成所敗還走半道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華之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其處州生祠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袁州黃彬說之曰公與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當不失富貴秋